



阅尽繁华半面街

应晓红

在芝英,只有走进半面街,才算进入古镇的腹心。这里有鳞次栉比的商贾字号,摩肩接踵的人流,纵横交错的市井小巷,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芝英这座千年古镇古老而繁华的故事。

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,而在芝英,通往幽处的却是一条廊棚下的半面街。半面街是古镇历史最悠久的商贸老街,也是古镇最具特色的历史街区,商贸活动兴盛。这条街宽4米,31间水阁楼店铺,大都建在里家塘上。北面临街,街的另一边置有一排凉棚凳,可供游客休息,因此,这里也被称之为半面街或凉棚街。半面街外表并不华丽,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它浓厚的沉淀,它虽然有着江南烟雨里的浪漫柔情,但骨子里却流动着坚硬而厚实的气质,这种气质穿越千年,依然向我们昭示着它曾经的繁华,昭示着这座古镇的气质与文化。

约斋公祠至半面街西侧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段,300米左右的街市满满当当全是著名的老字号商铺,细数起来有协茂昌、协源昌、聚昌南货店、恒丰泰、前成昌(店后有后成昌)、应恒和、义和常京广杂货店、应益昌糕点店、公益泰糕饼店、益元昌京广杂货店、樟火鞋店、泰昌烟店、应德武梅园馆、应樟榧豆腐丸店、邵彩娇公茂馆、应朝金水牵面店。石板街及市基附近还有永生商号,以及众多金器、银器手工艺店等,仅药店就有20多家。当时最大的药店同仁堂,聘有好几位名医,生意十分兴隆,就芝英集市日一天的营业额达1000块银元之多,民间有日进千洋的传说。芝英周边其他乡村的人,都要到半面街来买东西,就算不买东西,也要到半面街上来见见世面。当时芝英兴盛繁荣可见一斑。

在这条街上,这些老字号商铺见证了半面街发展的历史,其背后都有一部催人奋进的创业史,都有一个薪火相传的家族故事。位于半面街中段的协源昌是一间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商店,其店屋坐南朝北,为旧式二层土木建筑,沿街门面二间半,店内占地五间,约120平方米。店屋东接雍记糕饼店,西靠弄堂,南邻池塘,因其跨塘而建,故称水阁楼。协源昌经营范围广,品种多,林林总总2000多种商品,常年顾客盈门。协源昌生意兴隆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店一直奉行的人和、义气、同仁的店训,即使对买一两白糖的顾客,也笑脸相迎,热情地包扎妥当。因此,协源昌开店伊始就进入了昌盛时代,全店从老板到伙计、学徒就有20人之多。然而,繁华的过往,也未能逃脱因民族危难而由盛转衰的命运。1942年日军侵略永康,协源昌也只有停业关闭。在百业凋敝、民不聊生之时,协源昌原有几个股东重整旗鼓,在原地重新开业,改开侠裕商店。他们以商店为掩护,开展抗日救亡活动,在经营商业的同时做党的地下工作,成为当时永康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站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又转入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隐蔽阵地,直到解放,侠裕商店为永康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半面街以北是宽阔的市基,据说是明代芝英应氏小宗之祖应县捐田而建。市基和半面街是芝英集市最繁盛之地。据明正德《永康县志》载,永康有县市、李溪市、芝英市、古山市、前仓市、可投市、胡堰市、岩下市、四路市、龙山市、太平市、象珠市、清渭市、杨公桥市等共14处集市贸易,芝英集市之日,商贩云集,较他市为盛。芝英传统的集市日按照农历计算,每逢三、八的日子赶集。据史料记载,选三、八为集市日,是为纪念明代捐田开辟市基市场的应仕濂公。应公的行辈号为祜24,三乘以八为二十四,人称应仕濂为三八公,所以集市也定三、八为集市日。芝英周边村庄稠密,又处交通要冲,上



芝英半面街 通讯员 周跃忠 摄

市货源充裕,品类繁多,销售辐射面广,民国时期每集上市人数在万人以上。如今,闲日里本来热闹的半面街,一到集日更是人潮涌动。每逢芝英集日,日头还没有出梁顶,老街就渐渐地热闹起来,十里八乡买菜买家什的村民就从四面八方集聚过来涌进老街。卖肉的早就妥妥地用铁挂钩将半扇猪肉挂在肉架上,卖菜的省事,就地仔细地把最有卖相的蔬菜整齐地摆在最上面,以招徕买主,卖五金杂货的则铺开一大张塑料布,整整齐齐地摆放自己要卖的物件。每年春夏两季,还有几个约定俗成的集市日,各地百工工匠学徒云集,各自寻找出门做手艺的师徒配,还有购买各种工具和材料,组合出门走四方的银担、锡担、铜担、铁担、秤担。当然,芝英集市最火爆、最热闹的日子还数年末腊月廿八的集市了。半面街上一街两行、水泄不通,人头攒动,沸反盈天,古老的街巷上空已经挂满火红的灯笼,卖对联的十来步就是一个,成了火红的世界,菜摊子、百货摊、花炮摊、豆腐摊、猪肉摊,整个半面街被闹得沸沸扬扬、红红火火,洋溢着喜庆和过年的气氛。

芝英市基的各种小吃也是大放异彩,闲日时常开的小吃摊店就有20多家。芝英小麦饼远近闻名,薄如纸、韧如皮,配上千张、萝卜丝、黄花菜、三层肉、鸡蛋等,卷起来吃有嚼劲,任鲜香在舌尖翻滚,妙不可言。说起肉麦饼,要数麻离美的肉麦饼最有名了,外酥内软,咸菜拌鲜肉,异香扑鼻,每每吃起来难忘乡愁。不过,最让我神往的还是半面街云昌家的馄饨。云昌家手工馄饨皮堪称一绝,小小的馄饨皮,大有乾坤,那擀面皮可得下一番苦功,上好的面粉揉成团,经过上百次地揉、捏、压、擀,才成一大张只有半毫米厚薄的面皮,最后像切毛边纸似地将叠在一起的几层面皮切成四方小片。如今的老板娘是云昌的儿媳妇,她曾不无夸张地说:找遍整个永康城也寻不到这么薄的馄饨皮。不过,她的手艺是从她公公婆婆手里真传下来的,每日大半天的时间都耗在这擀面皮上,馄饨皮的手工制作自然了得。她裹起馄饨来,也技艺娴熟,精于细节。馄饨馅用瘦精肉拌上配料,靠手工细细剁成,绝不用绞肉机来绞肉,就图那肉连着筋的地道感觉。用筷子往馅里一挑,再往稀薄的面皮上一沾,把皮儿托在手心里一擦就是一只馄饨,那手法如妙手生花。裹好的馄饨,白里透红的粉嫩,薄薄的皮散开来,像一只只有生命的小水母。不论是煮还是调味,老板娘都不假手于人,一道工序下来,就是一种口味。吃进嘴里,有种似有若无的感觉,用永康话说就是:上口消焯。

穿过正街一拐是芝英市基的古戏台,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一座雕梁画栋的古戏台相遇一点也不突兀。古戏台在芝英市基的西头,一面贴街,一面临居民区,戏台造型古朴典雅,飞檐翘角,庄重中透着

秀逸。犹记得去年农历八月十三,当我回到芝英,走过古戏台时,正赶上演出,唱的是《白蛇传》,台上灯火通明、云雾缥缈,一袭白衣的白娘子和一袭青衣的小青姑娘宛若芙蓉出水,木讷的许仙则表现得满是愧疚,他们正在演绎《白蛇传》中精彩一幕:断桥。看断桥,桥未断而我肠寸断。白娘子一声一泪地唱,二胡的苍凉乐音低低压在女声里,戏台下,是一片唏嘘,每一颗眸子底下似乎都漾着泪光。台上是真真假假的生死恋,台下是真真实实的静静岁月,太平盛世。我穿梭游走在古街的人群中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因芝英古老与繁华,又地处要冲,许多文人墨客曾逗留于此。郁达夫在《方岩纪静》的开头就写到芝英:十五里过金山村,又十五里到芝英是

一大镇,居民约有千户,多应姓者。停轿少息,雨愈下愈大了,就买了些油纸之类,作防雨具。我仿佛看见达夫先生着一袭布衣长衫,撑一把油纸伞,驻足在这条古街上的情景。同行的陈万里在《方岩香讯》一文中写到:达夫先生曾在这条街上就一小酒肆,数两加皮,一包花生,自得其乐。各人寻找各人所以果腹者,他则与静山购炒米以开水冲之为午餐,懂懂往来一条市街上,诚一趣事也。名家笔下寥寥数笔,写出了民国芝英古镇繁盛的景象,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真实的生活画面。4年之后,浙江省政府迁来方岩办公,许多机关、学校、工厂等均在方岩、芝英一带落脚,当时的芝英被过往的省府官员、商客、学生誉为小杭州。如今,昔日的文人、名宦早成杳然黄雀,但他们为这个曾经繁华热闹的古镇注入了更多人文的气息,使得芝英这一江南小镇更具神秘色彩。

每次回到半面街,就会看见满脸刻写着岁月年轮的阿婆,拄着拐杖挺着身板安详端坐在凉棚凳上,淡淡地凝笑,似在回忆当年的光阴。恍惚间,竟可以看见红窗棂,绿倚栏,翘首望,春盈牖。那繁华的长街中,时有货郎从中穿梭吆喝,二楼窗阁便稍起缝,欢喜的眼神,随之扑扑的脚步声,直奔那摇铃的货架,买些头花、置些银簪什么的,笑靥中透出的欣喜,不知为花,还是为郎,而后有了城墙下的相约、携手、盟誓。然而,曾经的浪漫是否终结于残酷的现实或是淡漠的岁月,也许在这数百年间重复上演的无数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,纵然烟花般灿烂,但仍免不了尘寂的宿命?

漫步于半面街,也会想起小楼昨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,的诗句,或者幻想戴望舒笔下的浙沥雨巷,让人有那么多湿润清香的回味。在蓦然抬首间,望见寂蓝得有些玄幻的天空,忽觉我和古人之间又离得特别近,我们都曾生活在同一片白云下,在这里,可以找到共同的支撑。

清澈的日光毫无顾忌地透过廊棚洒落在窄长的街道上,屋前不时闪过小姑娘窈窕的身影,孩子们在街面上追赶嬉戏。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儿时你我的模样,光着脚丫在半面街上玩耍,在交错叠影中追追赶赶,每天总是要待到天空落幕,我们才手牵手回家,残阳把我们的背影拉得悠长,离别总在下个转弯。儿时的长情总是敌不过时光的婉转,等我们稍大一些,儿时的玩伴也渐渐离开了这里,我也随父母到城区开始了求学的生涯,这里不再是生活的全部,甚至在离开的日子里,已不再常常想得起它。然而,在一些宁静的夜晚,它偶尔会从睡梦中不期而至,熟悉的街道,熟悉的人物,熟悉的声音,时常叩动着心扉,温馨而又伤感。

我多想拂去时光的尘埃,从一座座破旧的门庭和灰黑的断瓦残垣里还原众多鲜活的面孔,等待一次千年的奇遇。